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系列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究

A Study of
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ies

徐 海 源可乐 何家宁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与研究框架	1
一、研究意义	1
二、研究现状综述	2
第二节 英语学习型词典的主要特色	4
第二章 英语学习型词典的释义	7
第一节 语言学理论与词义描述	7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视角	8
二、经典范畴理论视角	10
三、原型理论视角	11
四、词汇概念表征视角	13
五、框架语义学视角	14
六、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视角	16
七、概念隐喻理论视角	17
八、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视角	19
九、等值论研究视角	22
十、结语	25
第二节 释义词汇	26
一、引言	26
二、释义词汇的优缺点	27
三、释义词汇的使用频率及难易程度	28
四、朗文释义词汇表的发展	31
五、释义词汇表的新趋势	32
六、结语	34
第三节 英语学习型词典释义方式的革新	
——COBUILD 式整句释义的特色与不足	34
一、引言	34

二、COBUILD 式整句释义的创新	36
三、COBUILD 式整句释义的不足	39
四、COBUILD 式整句释义在双语词典中的应用	41
五、结语	42
第四节 义项的排列与检索	42
一、传统的义项排列方式	42
二、《新牛津英语词典》以核心词义为基础的编排法	44
三、义项检索菜单	46
四、结语	49
第五节 释义的原则	50
一、释义的基本要求	50
二、对不同词类的释义	51
第三章 英语学习型词典的例证	52
第一节 例证研究概要	52
一、例证的作用问题	52
二、自撰例与引例问题	53
三、从词典使用者视角研究例证	55
四、从语篇视角研究例证	57
五、例证研究中的其他问题	58
六、结语	58
第二节 英语学习型词典例证的解码与编码功能	
——以词条 monopoly 中的例证为个案研究	59
一、引言	59
二、解码与编码	59
三、个案研究: 词条 monopoly 中例证的 解码与编码功能	61
四、结语	66
第三节 动词句式转换信息在例证中的体现	67
一、引言	67
二、动词的句式转换	67
三、英语学习型词典对动词句式转换现象的处理	70
四、改进例证对动词句式转换信息的处理	74
五、结语	75

第四节 中国英语学习者需要什么样的例证	75
一、研究背景	75
二、研究方法	77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77
四、结语	84
第五节 英语学习型词典的配例	85
一、配例原则与要求	85
二、典型例证选取的流程	86
第四章 英语学习型词典中的搭配与语义韵信息	88
第一节 语言学视角的搭配研究	88
一、搭配在语言研究、外语教学和学习型词典中的 重要性	88
二、搭配的界定及其类型	90
三、词汇函数与搭配	93
第二节 英语学习型词典中的搭配信息	95
一、现行英语搭配词典中的信息	95
二、现行英语学习型词典提供搭配的方式	102
三、几点建议	107
第三节 英语学习型词典中的语义韵信息	108
一、语义韵的定义及研究意义	108
二、英语学习型词典对词的语义韵信息的揭示	111
三、结语	113
第五章 英语学习型词典中的语法信息	115
第一节 英语学习型词典语法信息的内容和提供方式	116
一、英语学习型词典的语法信息项目	116
二、英语学习型词典表现语法信息的途径	117
第二节 动词句型在英语学习型词典中的呈现	117
一、动词句型的重要性	117
二、提供动词句型的英语词典	118
三、动词句型的提供方式及演变过程	118
四、对英语学习型词典编纂的启示	126
五、结语	127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与研究框架

一、研究意义

英语学习型词典编纂和研究的历史虽不长，但已成为国际辞书界和应用语言学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课题。从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英语词典（即 1755 年 Samuel Johnson 的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出版之日算起，英语词典编纂走过了近三百年的历史，而英语学习型词典直至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出现。但是，近几十年来，英语学习型词典编纂和研究的势头已超过了普通英语词典，而且影响着英语普通单语词典的编纂，“一些英语学习型词典的编纂特色正在被本族语词典吸收过来”（Hartmann 2001：76）。英语学习型词典在教学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备受英语教师和学生的青睐，研究者也越来越注重英语学习型词典与二语习得之间的关系研究，例如，Tomaszczyk（1979）、Minaeva（1992）、Hulstijn（1993）、Hill & Laufer（2003）等。

英语学习型词典在我国具有潜在的巨大市场，这与改革开放后国际交流频繁、EFL 教育普及等有关。然而，我国对这类词典的编纂和研究仍然滞后。据调查，在中国学生拥有的英语词典当中，英国出版的《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ies of Current English*，以下简称《牛津高阶》）和《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以下简称《朗文当代》）占到 52% 以上；而国内印刷出版的英语词典的市场份额却不足 7%（徐海 2009a；

177-178)。与国外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究热相比(如 Sinclair 1987; Cowie 1999; Nesi 2000; Hartmann 2001; Atkins & Rundell 2008 等),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都远远落后。

要根本改变国外英语学习型词典占据国内英语辞书市场半壁江山的局面,就必须加强我国对英语学习型词典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虽落后于国外,但也有自身的优势。国外出版的英语学习型词典缺乏针对性,不可能完全解决中国人学习英语遇到的困难,这为我们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本书对于建立英语学习型词典的理论体系,提升我国英语辞书的编纂质量,改变我国英语学习型词典在市场竞争中的被动局面,促进英语教学的发展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现状综述

关于英语学习型词典模式构建的研究,专门论著不多,常是在论述普通词典的编纂过程中有所涉及。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3大流派:经验主义派、语言学理论派和词典使用研究派。

经验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有 Zgusta (1971)、Landau (2001)、Svensén (1993)、胡明扬等 (1982)、陆谷孙 (1998)、李尔钢 (2002) 等。他们认为词典编纂是一门“学徒式”的工艺,“学得这门技艺要靠实习”(Landau 2001)。词典编纂本质上是“传统的、保守的”,是在总结前人编纂经验的基础上继承与创新(陆谷孙 1998: 43)。正是受这一观念的影响, Cowie (1999)¹ 考证了英语学习型词典的起源与发展历史,其目的主要是批判地吸取前人的编纂经验,推动英语学习型词典的研究和发展。

语言学理论派认为,当今“词典编纂者已经自觉地把词典学纳入了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并自觉地在词典编纂实践中借鉴当代流行语言学观的研究成果,同时在成果的应用上大胆创新”(王馥芳 2004: 1)。一些代表性的观点分述如下: Frawley (1989) 阐述了词典作为语篇的观点,并在该理论的指导下研究释义及义项排列; Hanks (1987, 1990, 1994) 探讨了原型理论在词典释义中的运用; Wiegand (1990) 借用语言学研究中的树形图,描述和解释了词条的微观结构; Béjoint (2000) 在他的专著中有专门一章讨论词典学的语言学传统,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当代语义学理论对词典编纂影响较大; Mel'čuk (1998) 探讨了如何在词典中通

1 该著作被认为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学习型词典的专著”(霍庆文 2002: F24)。

过词汇函数 (lexical function) 描述词汇搭配等语义单位 (词汇函数是意义—文本理论 (Meaning-Text Theory) 的核心, 指一组词汇语义单位与另一组词汇语义单位之间特定的抽象语义关系); Fillmore, Johnson & Petruck (2003)、Atkins, Rundell & Sato (2003) 详细讨论了框架语义学理论 (frame semantics) 在词典编纂中的运用。国内也有学者从语言学视角研究词典, 例如赵彦春 (2003) 提出了认知词典学模式; 雍和明 (2003) 则提出了交际词典学模式; 王馥芳 (2004) 较全面地探讨了社会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理论对词典编纂的影响。

词典学研究的第三大流派是词典使用研究派。这一派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词典用户与词典编纂者、词典文本、词典研究者和语言教师之间呈现互动关系, 词典用户被认为是词典编纂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Hartmann 2001), 因而须加强词典使用的研究。R.R.K. Hartmann 是这一流派的权威, 他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起发表了一系列论著, 阐述词典使用研究。他认为词典使用研究可从 6 个视角切入: (1) 词典使用与外语教学研究; (2) 词典用户对词典类型的熟知程度研究; (3) 词典用户的态度、需求、习惯、偏好的研究; (4) 词典在用户的言语活动中的作用研究; (5) 词典用户的策略与技能研究; (6) 词典用户技能培训研究 (Hartmann 2001)。他还指出词典使用研究的方法, 包括问卷调查、访谈、观察记录、实验、测试等。Diab (1990)、Bogaards (1996)、Atkins (1998)、Tono (1984, 2001)、Chi (1998)、Nesi (2000)、于伟昌 (1999)、何家宁 (2002, 2008)、罗思明 (2003, 2004, 2005, 2008) 等就上述词典使用研究领域的某一方面做过细致的研究, 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有些观点已经在新版的词典中有所体现, 例如义项指引和意义菜单的设置, 一目了然的句型表达方式等。

以往的研究常常局限于某一流派, 很少综合 3 大流派观点。而且, 针对英语学习型词典的研究并不多, 仍未有一本专著系统提出英语学习型词典的编纂模式。

综观前人的研究, 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第一, 不应单从某一视角研究英语学习型词典的模式, 而应当多维度地综合研究, 否则研究所获得的结果难以运用到英语学习型词典的编纂实践中。第二, 在研究方法上, 不宜只是做定性或定量研究, 而应将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第三, 英语学习型词典的模式应有的放矢, 瞄准特定词典用户的技能、需求等。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视角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符号系统是一个由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构成的关系网络系统(de Saussure 2001)。词与词之间形成词汇场(lexical field),包括同形异义关系(homonymy)、多义关系(polysemy)、同义近义关系(synonymy)、反义关系(antonymy)、上下位关系(hyponymy)、整体部分关系(meronymy)等(Saeed 2003: 63-71)。索绪尔明确指出:词义不是实体,而表现为符号关系。上述这些关系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是词典释义的基础。

词语之间是同形异义关系还是多义关系决定了词目的分立和义项的划分。词目分合常以词源、词性、词义为依据。例如,对于 bank(银行)和 bank(堤岸)是作为一个词条处理,或是分别立目,目前出版的英语学习型词典采用不同的策略。《柯林斯 COBUILD》以词源为依据,分别立目。《牛津高阶》、《朗文当代》、《麦克米伦高阶》等以词性为依据: bank 作名词,无论表示“银行”还是“堤岸”的意思,都列在一个条目中,作为多义关系处理;而 bank 的动词用法则另设词目。以词性划分词目的策略充分考虑了词典用户的需求和使用技能。《剑桥高阶》则采用的是“一词目一义”的策略,共设 8 个同形异义 bank 的词条。

释义常用同义词对释、反义词对释等方式(胡明扬等 1982: 132-136; 黄建华 2001: 108-115),例如《朗文当代》对 false 的释义就采用了这两种方式: real 为 false 的反义词,artificial 则与 false 形成同义关系:

false... 3 a) not real, but intended to seem real and deceive people
b) artificial

《朗文当代》(第 5 版)

“种差加属”的释义方法反映的是词汇场中的“上下位关系”。例如《牛津高阶》中对 macaw(金刚鹦鹉)的释义:

macaw noun a large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n tropical bird of the parrot family, with bright feathers and a long tail

《牛津高阶》(第 8 版)

该释义指出了 dog 属于 animal 的范畴, 之后指出识别这一动物必要的条件: 外表特征、习性、作用、种类等。

对经典范畴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并不是所有的词都可用充分必要条件来释义。例如 game (游戏) 这个范畴就很难运用充分必要条件释义: 纸牌游戏、棋类游戏、球类游戏、娱乐游戏等之间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 (Wittgenstein 1958: 66)。另一个经典例子是对 bachelor (未婚男子、单身汉) 的定义, 其判别标准常定为 an adult male (成年男子) 和 someone who has never married (未婚)。这两个条件确实可以将“妇女”、“男童”、“鳏夫”等排除在外, 似乎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即可称之为 bachelor。然而, 尽管“未婚同居男子”、“教皇”等均满足这两个条件, 却不能称之为 bachelor。“许多日常词汇的意义不能通过一系列充分必要特征来捕捉” (Cruse 2004: 128), 因此, “范畴并不是通过共享的标准特征来构造的, 而是一个相似性的交叉网络” (Taylor 1995: 38)。

其次, 范畴内部成员之间的地位并不都平等。penguin (企鹅) 属于鸟类范畴, 但却缺少该范畴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特征“会飞”。范畴成员之间必然存在语义空缺。

第三, 范畴之间的界限模糊。例如, bat (蝙蝠) 可以飞, 具有鸟类范畴的一个具备属性, 但严格说来, 它不是鸟。又如 whale (鲸鱼) 虽生活在水里, 但实际上是哺乳动物。范畴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三、原型理论视角

针对经典范畴理论之不足, Wittgenstein (1958) 认为应该通过“family resemblance” (家族相似性) 来展示诸如 game 范畴中各成员的关系。范畴成员 B 与成员 A 相似, C 与 B 相似, 而 A、B、C 之间不是由共同的属性来定义范畴。

范畴中成员的地位并不同等。某一范畴中的某一成员比其他成员更适合作为范畴的范例 (即原型), 例如 bird 范畴的原型是 robin (知更鸟), 而 penguin (企鹅) 是该范畴中的非典型成员。原型可看作是“一个范畴的概念核心的图式表征”, 而“范畴成员与原型越是相似, 其在范畴中的地位越为核心” (Taylor 1995: 59, 61)。

Rosch (1978) 的一系列心理实验证实, 在认知过程中, 基本层次范畴处于优先地位, 具有认知上的显著度。这是因为基本层次范畴和原型

具有最佳的认知经济性 (cognitive economy), 借助它们, 人们用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取最大的信息量。因而认知基本层次范畴在习得顺序、总体使用频率和词汇获得等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原型效应 (Cruse 2004: 130)。

原型理论允许范畴之间的界限模糊、不确定, 例如 whale 属于哺乳动物范畴的非典型成员, 但却具有鱼类范畴的某些特征, 即生活在水里、有鳍等。

原型理论对词典编纂中词义的描述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Atkins & Rundell 2008: 278-280)。词的意义和用法不是固定的, 在每一次使用过程中都可能发生变化, 因而词典要穷尽词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难以实现。根据原型理论, 词的某些用法为典型, 另一些用法则可根据语境和语用进行推断。词典编纂者的任务是记录词的原型用法和常见的引申义。

以 climb 为例, 其原型意义包含 clambering (攀登, 爬) 和 ascending (向上) 两个义核 (Hanks 1994), 试比较下列一组句子:

- (a) Bill *climbed* (up) the mountain.
- (b) Bill *climbed* down the mountain.
- (c) The snake *climbed* (up) the tree.
- (d) * The snake *climbed* down the tree.

句 (a) 是 climb 的典型用法。句 (b) 和 (c) 分别违反两个条件中的一个: 句 (b) 与义核 ascending 相背, 句 (c) 没有包含 clambering 之意。句 (d) 则两个条件均违背。《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由此归纳动词 climb 的原型义项为:

climb ► *verb* 1 [with obj.] go or come up (a slope, incline, or staircase); ascend 攀登, 爬 (斜坡, 斜道, 楼梯)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解出 6 个引申义或转义。

- [no obj.] (of an aircraft or the sun) go upwards (飞机, 太阳) 爬升; 上升
- [no obj.] (of a road or track) slope upwards or up (道路, 小道) 倾斜向上
- (of a plant) grow up (a wall, tree, or trellis) by clinging with tendrils or by twining (植物) 沿 (墙, 树, 格架) 攀缘向上

- [no obj.] increase in scale, value, or power (规模, 价值, 权力) 攀升
- move to a higher position in (a chart or table) 在 (图表) 中攀升
- [no obj.] (informal) (in sports journalism) leap into the air to reach or deliver the ball (非正式) (体育报道) 跃起触球; 跃起传球

尽管上述义项可能不完全适合下列句子, 但不能就因此推断该词典未准确捕捉到 *climb* 的义项。

- (e) It would be totally irresponsible to risk losing a club glider by attempting to *climb* a large cloud.
- (f) As the main parties ponder the fateful nature of the developing contest in the capital, London and its doings will *climb* steadily up their agendas.
- (g) Dujon tried to take evasive action from a ball that *climbed* from just short of a length.

词典语义描述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指出词的原型用法以及常见的变异用法 (Atkins & Rundell 2008: 279)。词的原型用法亦是词的“意义潜势” (meaning potential) (Hanks 1987, 1994)。诚如 Jackson (2002: 60) 所说, “词典中词目的意义是经过‘蒸馏’后的意义‘潜势’, 待之后在具体语境中得到‘实现’; 它为语言使用者提供语言被使用的可能性。”

四、词汇概念表征视角

心理语言学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 词汇概念在心理词库中是如何组织和加工的? 分层网络模型、激活扩散模型等 (桂诗春 2000: 330-337) 为当今较流行的语义表征模型。在分层网络模型中, 概念表示为“节点” (node); 节点之间主要通过连接包含集合 (称之为 *isa* 连接) 而形成一个分层网络; 下层概念部分继承上层概念的范畴特征并添加一些特征。例如, 下层概念“金丝雀”和上一层概念“鸟”并与更上一层概念“动物”连接形成一个分层网络。激活扩散模型则保留了分层网络模型中的连接网络之说, 但其概念结构并未严格分层, 而表现为一个更为复杂的关系网络。在激活扩散模型中, 节点的联系程度表现为距离, 例如, 节点 CANARY [金丝雀] 与节点 SING [唱歌] 的联系要比节点 FLY [飞]

强些,比节点 SKIN [皮] 更强,这些节点之间的距离逐渐加大。¹

心理词库词项的语义表征模型是 WordNet 构建的理论基础 (Miller 1990)。不同于按字母顺序编排的普通词典, WordNet 实际上是一部语义词典,它将英语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组织为近义词集合 (synsets), 每一个集合表示一个词汇概念,并在这些词汇概念间建立近义关系、反义关系、上位关系、下位关系、部分关系、整体关系、蕴含关系、属性等多种概念语义及词汇关系。以名词 “chair” 为例,其一个义项为 “会议主持人, 主席”; 在 WordNet 中, 用一个近义词集合 {president, chairman, chairwoman, chair, chairperson} 表示, 这一近义词集合与 {presiding officer}、与 {leader}、又与 {person, individual, someone, somebody, mortal, soul} 等构成一层层的上下义关系; 该语义集合还与 {moderator}、{speaker} 等并列构成 {presiding officer} 的下层概念。

如何对词汇概念释义? 如何建立词形与词汇概念 (即词义) 之间的映射? WordNet 的创始人 Miller *et al.* (1990: 239-240) 认为, 区分词汇概念要比构建容易, 因而, WordNet 主要通过语义关系 (尤其是近义词词集) 映射词汇概念, 从而达到描述词义的效果。这对于词典释义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Béjoint (2000) 等也认为词典的编排应当模拟本族语者心理词库的储存与检索方式, 从而更好满足二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需求。

五、框架语义学视角

认知语义学以概念系统为研究对象, 研究意义是如何在认知主体通过心智体验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 强调意义的体验性、百科性、原型性和动态性。意义的本质即是概念 (Pauwels 2000: 29; Cruse 2004: 125)。

认知主体与外部世界进行能动识解的过程中, 必然参照认知结构。指称认知结构的术语名目繁多: 框架 (frame)、图式 (schema)、脚本 (script)、域 (domain)、背景预设 (background assumption)、整体模式 (global pattern)、模拟文本 (pseudo-text)、认知模型 (cognitive model)、经验格式塔 (experiential gestalt)、模式化概念 (stereotype)、基底 (base)、图景 (scene) 等。尽管名称各异, “但从实质看, 基本上都是指认知意义得以凸显和形成的背景信息网络, 是认知主体对语言单位所联系的关于

1 “语义距离效应”可通过心理语言学实验的反应时加以验证。

世界经验的组织形式”(于屏方 2007: 67)。在认知语义学中, 通常认为最有影响力的是 Fillmore 的“框架”(同上: 66)。语义框架是指“一个场景的图式表征, 涉及各个参与者、支撑物以及其他概念角色, 每个角色均构成框架元素”(Fillmore & Petruck 2003: 359)。

框架语义学认为, 语言系统是在认知框架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调整、丰富、凸显, 最终将认知过程中的心理表征在语言系统内通过语言表征显现出来, 形成语义框架。认知框架中的一部分在语义框架中被激活, 同时予以前景化, 其余的部分则隐退成为背景。以 Commercial Transaction Frame (商业交易框架) 为例, 要解释 buy, sell, pay, spend, cost, charge 这一组语义相关动词的意义, 就需要参照“商业交易框架”。该框架包含“买方”、“卖方”、“商品”和“价钱”4 个元素, 而并不是每个元素都在词义中得以激活。动词 buy 凸显“买方”和“商品”两个框架元素, 而将“卖方”和“价钱”元素背景化; 动词 sell 凸显“卖方”和“商品”元素, 将“买方”和“价钱”元素背景化; pay 则将“买方”、“价钱”和“卖方”前景化, 而将“货物”背景化; 其余动词亦可作类似分析。

词义的显示是在一个背景框架上的显示。“词指称概念, 概念为意义的单位”(Croft & Cruse 2004: 7)。词义就是词语在人脑中唤起的概念。而概念是指经过组织、分类的知识集, 反映了认知主体经验中的事件、实体、情形等, 是人类行使认知功能的关键手段 (Cruse 2004: 125)。概念不是孤立的, 必须以某个(或某些)域为背景才有意义, 每一个概念都嵌套在某种更大的知识体系中, 对任一概念的理解都必须在一个或多个更大的域内进行 (于屏方 2007: 82)。

认知框架实际上是一种概念结构。概念结构可以是单维度的, 比如上例一组词对应一个背景认知框架; 概念结构还可表现为多维度的复合体, 是多个认知域交互作用形成的集合, 形成一种集束模式 (cluster model)。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对 mother 的分析。在 Lakoff (1987) 的“理想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ICM) 中, mother 包含 5 个域, 即出生域(母亲为生育者)、基因域(母亲为提供遗传基因的妇女)、抚养域(母亲为哺育孩子的妇女)、婚姻域(母亲为父亲的妻子)和谱系域(母亲为最亲近的女性长辈)。surrogate mother (代孕母亲) 中的 mother 基于基因域, 而 foster mother (养母) 与抚养域相关。认知结构的动态性和多维度特点使以之为参照物进行选择性的认知意义具有了同样的动态性和多维度的特点。

框架语义学等认知语义学理论对于词典的语义描述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Wierzbicka (1985: 16, 39) 指出: “词典学所关心的不是指称结构, 而是概念结构; 不是指称条件, 而是意义”, “对一个义位的充分释义是对其所编码的概念的忠实描摹。”因此, 词典编纂者应重视概念框架元素的析取以及这些框架元素在词汇和句法方面的表征。

六、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视角

传统释义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循环、模糊和不准确等问题。Wierzbicka (1996) 认为, 要克服上述问题, 必须坚持以下几条原则: 1) 抓住不变概念, 探索词义的真实性; 2) 坚持多义词分离原则, 即对各意义分别叙述; 3) 区别多义性与模糊性; 4) 避免循环释义; 5) 采用不可定义的语义基元 (semantic primitives) 进行释义。她创立了 “自然语义元语言”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NSM) 理论。该理论主张建立一套利用语义基元的语义分析方法, 从而对所有语言文化进行描述和比较。所谓 “语义基元” 是指在各语言中均能表达的最简单意义的义核, 通过它们可将具有复杂语义的概念或词汇解释成简洁明了的概念或词汇。语义基元具有不可定义性 (indefinability)、普适性 (universality) 和可验证性 (testability) 等特点 (李炯英 2005: 377-382)。

目前提取的语义基元有 60 余个, 包括:

(1) **Substantives** (名词): YOU, I; SOMEONE, PEOPLE; SOMETHING/THING; BODY

(2) **Mental Predicates** (心理谓词): THINK, KNOW, WANT, FEEL, SEE, HEAR

(3) **Speech** (言语): SAY; WORD; TRUE

(4) **Actions, Events, and Movement** (行动、事件和运动): DO, HAPPEN, MOVE

(5) **Existence and Possession** (存在和拥有): BE (THERE IS/ARE); HAVE

(6) **Life and Death** (生存和死亡): LIVE, DIE

(7) **Determiners and Quantifiers** (限定元和数量元): THIS, THE SAME, OTHER; ONE, TWO, MANY(MUCH), SOME, ALL

(8) **Intensifier, Augmentor** (强调元): VERY, MORE

(9) **Evaluators** (评价元): GOOD, BAD

(10) **Descriptors** (描述元): BIG, SMALL, (LONG)

(11) **Time** (时间): WHEN, AFTER, BEFORE, A LONG TIME, A SHORT TIME, NOW, FOR SOME TIME, (MOMENT)

(12) **Space** (空间): WHERE/PLACE; FAR, NEAR, UNDER, ABOVE; SIDE; INSIDE; HERE

(13) **Interclausal Linkers** (从句连接词): BECAUSE, IF, IF... WOULD

(14) **Clause Operators** (从句算子): NOT, MAYBE

(15) **Metapredicate** (元谓词): CAN

(16) **Taxonomy, Partonomy** (分类、分部): KIND OF, PART OF

(17) **Similarity** (相似性): LIKE

下例是动词 *punish* (惩罚) 的自然语义元语言释义:

X punished Y [for Z]. =

(a) [*Y did Z*]

(b) *X thought something like this*

(c) *Y did something bad [Z]*

(d) *I want Y to feel something bad because of this*

(e) *it will be good if Y feels something bad because of this*

(f) *it will be good if I do something to Y because of this*

(g) *X did something to Y because of this*

(a) 指出了过失人的行为, (b) 至 (f) 描述处罚者的态度, (g) 描写处罚者的行为 (Wierzbicka 1996: 284)。Wierzbicka 认为这种新的释义模式虽不一定能完全套入词典, 但较准确地描述了 *punish* 这个词所对应的语义概念结构, 克服了现有词典释义循环、不准确等通病, 值得词典释义借鉴和吸收。

七、概念隐喻理论视角

“隐喻被认为是人类认知的一个重要方式, 也是词义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束定芳 2008: 154)。传统研究将隐喻看成是一种修辞现象, 而 Lakoff & Johnson (1980) 认为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现象, 广泛存在于日常语言与思维中。隐喻是从一个概念域 (源概念域) 到另一个概念域

(目标概念域)的结构映射,源域中的意象图式结构常在目标域中保留。例如,概念隐喻 ARGUMENT IS WAR,反映在日常英语中有以下一些表达法:

ARGUMENT IS WAR

Your claims are *indefensible*.

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 His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arget*.

I *demolished* his argument.

I've never *won* an argument with him.

You disagree? Okay, *shoot!*

If you use that *strategy*, he'll *wipe you out*. He *shot down* all of my arguments.

Lakoff & Johnson (1980: 4)

在这一概念隐喻中,war(战争)是源域,argument(争论)为目标域。源域概念war的显著结构特征包括:(1)存在对手;(2)结果有输赢;(3)可应用进攻、防守、反击等策略。源域的各种显著结构特征系统地映射到目标域概念argument中:争论存在对手;争论或赢或输;争论中可以攻击对方的立场,可进行辩护,亦可采用新的策略。总之,概念argument(争论)可看作是言语上的“战争”。

隐喻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多义词词义的演变和延伸。例如,名词morass含有两个义项:①沼泽,泥淖;②陷阱,困境。这两个义项之间似乎没有联系。而从历时角度看,义项②实为义项①的引申义:“陷阱或困境可比作是陷入沼泽或泥淖”,通过隐喻机制而将这一义项固定下来。

在英语学习型词典中标注隐喻义项和用法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隐喻能力(metaphorical competence)。Van der Meer (1999)研究发现,英语学习型词典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词义的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联系,而仅一味强调按使用频率排列义项。这势必造成“如果词典不再特别提醒学习者隐喻用法的语言,他们将不可能学习和掌握重要的语义信息,而这些信息是成人本族语者通过语感可自动生成的”(同上:203)。实际上,隐喻能力在二语习得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直接教授学生英语隐喻,并与母语对应隐喻进行对比,学习者将更有效习得相关的英语词汇(Moon 2004: 200)。

《麦克米伦高阶》是第一部设置“隐喻栏”(metaphor)的词典。该

词典中词条“happy”的隐喻栏设置如下:

Metaphor

Feeling happy and hopeful is like being **high up** or like **moving upwards**.

Feeling sad and unhappy is like being **low down** or like **falling**.

The news **lifted** her spirits. ♦ Things are looking **up**. ♦ Cheer **up**! ♦ My spirits **rose** when I got her letter. ♦ I've been **walking/floating on air** ever since. ♦ I was **over the moon** when they told me. ♦ I felt as **high as a kite**. ♦ She's **on top of the world/on cloud nine**. ♦ I was in **seventh heaven**. ♦ I feel really **down/low** about it all. ♦ He's in very **low** spirits. ♦ He's in the **depths** of despair. ♦ My heart **sank** when I saw him. ♦ They looked very **down in the mouth/down in the dumps**.

Happiness and hope are like **bright light** or **bright colours**.

Sadness and lack of hope are like **darkness** or **dark colours**.

The future looks very **bright/rosy**. ♦ She **brightened up** when she heard the news. ♦ His face **lit up** when he saw them. ♦ They had **shining** eyes and **beaming/dazzling** smiles. ♦ The bride looked **radiant**. ♦ You have to look for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 He was in a **black** mood. ♦ I was feeling **blue**. ♦ There's no point in having these **dark** thoughts. ♦ His face **darkened**. ♦ They led a **grey** empty existence. ♦ I'm afraid the outlook is very **gloomy/bleak/dismal**. ♦ The news cast a **shadow** over the evening.

该栏不但给出了概念域之间的系统映射(例如, happy is high up/moving upwards, happy is bright light/bright colours), 而且给出了一系列的例子进行佐证。Moon (2004) 专门撰文探讨了《麦克米伦高阶》中概念隐喻的选取、隐喻信息的编排、语料的来源等问题。Moon 建议, 相关的隐喻信息宜编排在目标域词条中, 相关语料可通过内省、检索义类词、探究词源等方法获得。Moon 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 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指明了方向。

八、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视角

词义常被认为稍纵即逝、难以捕获。语料库语言学则认为, 词义可通过相关语料抽象、概括出来。语料是研究的本体 (Kilgarriff 1997), “一个词的每一个区分意义在形式上显示区分特征” (Sinclair 1987: 89)。

基于语料库分析词义很大程度上是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Hanks